

天涯异草

列宾,描绘“俄罗斯灵魂”的大画家

□沈大力



列宾

于法国印象派,最早映入一个中华少年眼帘的是他的画作。

眼下,冲破新冠肺炎疫情的樊足,《伏尔加河的纤夫》登临塞纳河畔,以巴黎首次列宾作品回顾展“第一画幅”突兀显示典型的俄罗斯灵魂。这届绘画展共陈列列宾一百幅画,最震动观众的,当推《伏尔加河的纤夫》(Les Haleurs de la Volga)。这幅画创作于1870-1873年间,现存俄罗斯国家博物馆。这之前,画家一直努力用彩笔劝人向善,但经友人提醒劝善未必有善果,于是乎转向反映俄罗斯人灵魂深处的痛苦。他依据巴拉基列夫1860年在伏尔加河辑录的民歌《伏尔加船夫曲》,绘出同名大幅油画《伏尔加河的纤夫》。为了创作这幅作品,列宾于1870年5月至8月跟弟弟瓦西里和另外两个画家朋友一同游历伏尔加河,体察河岸边拉纤苦力们的辛酸。他是应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子弗拉基米尔·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爵之邀,动手绘制此画的。不料,作品完成后交付皇家美术学院“圣殿”,却因其强烈的现实性和人民性遭到猛烈抨击,让画家顿时陷入困境。然而,该画上纤夫表情各异,个性鲜明,具有高超的艺术造诣,最终在1873年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牌,与尔后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高歌的《伏尔加船夫曲》相呼应,以激情的呐喊引起众人共鸣。

珀蒂官展厅里,列宾的另一幅名作《查波罗什人复信给土耳其苏丹》也吸引了大批观众。画面上,一批查波罗什人在硝烟尚未散尽的废墟上给奥斯曼帝国苏丹

穆罕默德写信,拒绝为异邦暴君效劳。哥萨克们大义凛然,满腔浩气回荡原野,列宾从1878年起笔,历时整整12个年头,其间曾于1880年亲赴乌克兰体验生活。1887年,画家幸遇历史学家德米特洛·雅沃尔尼茨基,对方向他提供了大量相关历史资料,滋养了他的创作灵感。这幅杰作于1891年被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得到,在1893年芝加哥国际博览会上荣获大奖,由此享誉世界画坛。

列宾在1926-1930年间画就《戈帕克舞蹈》,描绘查波罗什人节奏迅疾的歌舞,给俄罗斯的民间传统注入新鲜气息,观之令人目眩。圣彼得堡向本次展览提供的油画《萨特阔在海底王国》,是列宾根据一部俄罗斯诗歌传说,从1873年起历时三年完成的。画中描绘一位诺沃戈罗德富商落入海龙王的世界。龙王让他在仙界美女中挑选新娘,富商选中的未婚妻却是一位俄罗斯姑娘,流露出列宾浓厚而深切的俄罗斯情结。实际上,画家本人并不十分满意这幅作品,但却因得到了俄罗斯美术学院院士称号。

兴许是触动了笔者自身经历,列宾所画《不期而归的人》场景显得尤其突出。一个被沙皇政权放逐多年的贵族知识分子一天突然归来,出现在惶然不知所措的妻子面前,两个儿女瞥见这个衣衫褴褛、步履蹒跚的陌生人,根本不知道这是自己的生父。客厅墙上悬挂着舍甫琴科和涅克拉索夫的肖像和查理·斯特的名画《耶稣受难图》,让人联想到这个“风雪夜归人”艰辛的历程。

另一幅题为《1905年10月17日》的画,表现一场俄国1905年民众抗暴的革命场景,作者明言:“这里表现的是俄国社会解放”。画上的师生和工人摇动红旗歌唱,托举一个“被赦免者”,欢呼他终获自由。画家这种渴望自由的情怀,于1903年在荷兰湾海岸画的《何等自由!》里已经流露。那是一对男女青年在浪花中跳玛祖卡舞,恰似一首青春的赞歌,在1905年革命潮流中愈显热情洋溢。这一现象表明,列宾虽然也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瓦尔瓦拉男爵夫人等显贵画过像,但他内心始终是同情俄罗斯广大穷苦大众,支持革命者反抗暴君的。

珀蒂官展览组织者指出:“列宾出身于农奴家庭,见证了他生活时代俄罗斯各个方面令人震惊的变迁,尤其是在社会历史深层,反之反映在争取自由的作品里,越出了国界。看他的画作,可以了解俄国动荡的历史,深入俄罗斯人的灵魂。”

列宾是公认的肖像大师,尤其擅长处理光线和色彩。从1860年起,他画了大量肖像,总数约300幅。所绘对象首先是自己的家庭成员。他画妻子薇拉和孩子,以女儿娜佳和儿子尤里嬉戏或靠枕入睡的憨态表现生

命的纯真和活泼。尤里长大后也成了画家。列宾为其同时代艺术家画像,最驰名的是免费到俄国巡回演奏的李斯特女弟子,德国钢琴家索菲·曼特(1846-1918)和沙皇宫廷中的“红色男爵夫人”,那位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译成法文的瓦尔瓦拉(1850-1928)。后者美艳夺人,列宾为她画的肖像,身着加里波底式赤色紧身胸衣,焕然一新巾帼美女。纵观列宾众多的肖像画,除了民族传统和乡土气息热烈的《乌克兰女子》和他1900年从巴黎国际博览会归来为二女儿画的肖像《在阳光下》,最震撼人的还是《伊凡雷帝》。沙皇伊凡四世自认君权神授,登基称“沙皇”。他脾气暴躁,1581年一天盛怒之下猛击长子头部,致使对方颅骨破裂,血流不止,奄奄一息。此时,伊凡雷帝悔之不及。列宾描绘出了他面部悲感绝望的神情,预示这个在罗曼诺夫家族之前

子》作者鲍罗廷和《高加索的囚徒》作者居伊绘像。

列宾曾经与作家托尔斯泰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。1880年,二人在列宾的画坊相识,尔后,列宾不断造访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邸宅。他连续描画,或雕塑了不下70幅托翁的肖像,最为人知的一幅是1887年绘的油画《列夫·托尔斯泰耕地》。托尔斯泰最不愿意给人当模特儿,且与列宾的艺术观不甚相同,但出于友谊,同意画家观察自己的日常活动,描绘他的生活。托尔斯泰厌恶贵族的奢侈,欲接近穷苦农民,体验乡野的自然朴素。他驾着两匹白马耕地,引起列宾的极大兴趣。据托尔斯泰的女儿阿列克桑德拉回忆,托尔斯泰扶犁耕作时,列宾在田里跑来跑去,画了一张又一张速写,然后合为“托翁耕作图”,翻成版画和照片,供公众了解贵族出身的这位大文豪一心想过“穆吉克”生活的意向。

列宾的一百幅画在巴黎展出,活动组织者自然要提及这位俄罗斯画家曾与欧洲文艺之都“光明城”结缘。列宾确于1873到巴黎游学,为时三年。他携家眷住在蒙马特高地,靠着画肖像度日。尽管有来自圣彼得堡的禁令,列宾在1875年和1876年间还是在法国展出了自己的作品。他受到初期印象派感染,去诺曼底野外写生,跟风景画家阿列克谢伊·鲍格留波夫等人交往,拓宽自己创作的视野。从艺术风格上衡量,若将他比作俄罗斯的库尔贝,倒不如说他更接近达鲁。只是,他不像前二者那样,并没有参与社会革命



巴黎珀蒂官举办的列宾画展展览室

的实践。在法国时,他结识了屠格涅夫和一批俄国流亡者,深受屠氏《父与子》和《处女地》等小说触动,预感到俄罗斯社会未来的变化。且看,他1896年在冬宫为尼古拉二世绘的画像上,阳光照射不到沙皇的宝座,其中自然寓意深长。

1899年,列宾在被沙俄兼并的芬兰购下一块土地,离圣彼得堡仅有三十公里远。那边,在一个大湖的环绕中,他构筑了一座画坊,最终回归宗教题材,画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四年后,他在那里定居下来,1927年至1929年间跟新伴侣,还有女摄影家纳塔丽娅·诺尔曼一道接待从远方来访的友人,其中有高尔基,以及受高尔基激励从事文学创作的列奥尼德·安德列耶夫。与高尔基不同,列宾并没有像俄罗斯文豪那般返回一心眷恋的祖国。晚年,他滞留芬兰,成了一个流亡者,不时在赫尔辛基展览作品,在孤独中艰难度日,于1930年9月29日在异邦辞世,享年86岁。

现今,巴黎珀蒂官辟出十四个展室,呈列列宾辛劳而丰富多彩的绘画生涯。展览会特别突出列宾绘制人物肖像的才华,他对俄国大自然和社会的深邃洞察力,以及画家跟文豪托尔斯泰的通信,还配有几部跟逝者交往的作曲家们的音乐形象影片,让法国观众从多方角度了解俄罗斯的历史、风俗、精神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,尤其是俄罗斯人的灵魂和性格特征。

列宾曾于1890年发表《艺术信札》,一度引起争论。他生时有言:“所谓灵感,实质是辛劳的果实。”这句被视为“墓志铭”的话,似乎可作为对这位俄罗斯现实主义大画家一生的写照。



《1905年10月17日》



《列夫托尔斯泰耕地》

2021年9月,由奥黛丽·迪万(Audrey Diwan)执导的《正发生》(L'événement,直译《事件》)获得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。金狮奖是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,与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、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均为电影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。金狮奖自1949年设立以来,迄今为止共有6位女性导演的作品获奖。

奥黛丽·迪万生于1980年,是一名黎巴嫩裔法国作家和记者,除了创作小说外,她还参与电影剧本的撰写。2019年,她转型执导了第一部影片《你疯了》(Mais vous êtes fous)。《正发生》是她执导的第二部影片,改编自安妮·埃尔诺(Annie Ernaux)的同名小说,原计划于2022年2月2日在法国院线上映,后提前至2021年11月24日。电影讲述了在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年轻女学生安妮怀孕后想要堕胎的心理历程和行为举动,将女主人公安妮的无助、痛苦、决绝等复杂情绪展现在观众面前。从“4周”到“10周”,随着影片中的数字不断增加,观众也随之一起经历了这场持续近三个月的“战斗”。

之所以影片中的堕胎行为会变得如此复杂,则不得不提及当时的社会背景。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,法律明确禁止堕胎。《刑法》规定对实施或辅助堕胎行为的相关人员进行关押和罚款。法国女性被迫前往国外堕胎,如果在国内堕胎则必须暗中暗中进行。1971年,包括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和阿涅斯·瓦尔达等在内的343位女士联名签署了一份《343荡妇宣言》,通过承认自己的堕胎经历来抵抗法国当时禁止女性堕胎的法律。1974年,时任卫生部长西蒙娜·韦伊(Simone Veil)向国会提出女性堕胎合法化法案。在重重压力之下,1975年,法案得以通过,也被命名为《韦伊法》(loi Veil)。自此,法国女性终于拥有合法的流产权利。

事实上,安妮·埃尔诺的《事件》中的故事情节并非虚构,作家用第一人称的口吻,以自传体的形式回忆了自己在1960年代堕胎的经过。作家曾于1974年在第一部小说《空衣橱》(Les Armoires vides)里间接描绘过这段经历,但是没有详细展开,直到2000年,她出版了《事件》。埃尔诺在访谈中表示,多年来,这段记忆一直如影随形,紧紧萦绕在她的心头。在接受《人道报》的访谈中,安妮·埃尔诺提到当年自己加入了堕胎和避孕解放运动,但是她没有在《343荡妇宣言》上签字,是因为当时她嫁给了一位官员,公开宣布曾堕过胎就好像一颗炸弹。安



《正发生》法文版封面



《正发生》电影剧照

妮·埃尔诺也直言,堕胎的经历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改变了她的生活,以至于1964年1月20日至21日的夜晚对她来说已经成为某种纪念日般的存在。

无论是此前出版于1983年并荣获次年勒诺多文学奖的《位置》(La Place),还是出版于1987年的《一个女人》(Une femme)等作品,安妮·埃尔诺以其亲身经历为切入点,描摹当时的法国社会图景,将自己的文字定义为“介于文学、社会学和

历史之间”的写作,因而评论界也将其作品视作一种“社会自传”。在女性身份之外,安妮·埃尔诺更关注社会阶级的差异。在《事件》中,安妮必须要堕胎,是因为她要完成学业,只有这样才能逃离原生家庭和原生阶级。她并非一个受害者。相反她是一位斗士,一个未来的阶级叛逆者。正是其作品中呈现的集体性和社会性,使得安妮·埃尔诺不仅在法国备受瞩目,也成为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候选人之一。

在《事件》一书的扉页,安妮·埃尔诺引用了米歇尔·莱里斯(Michel Leiris)的话:“我有两个心愿:事件变成写作,写作成为事件。”



《正发生》电影海报

从克里斯蒂安·蒙吉执导的《四月三周两天》,到伊丽莎·希特曼执导的《从不,很少,有时,总是》,再到奥黛丽·迪万执导的《正发生》,不同国家在不同年代演绎着相似的故事。今天类似的情节仍然在上演:一些国家对于堕胎依然有着严格的规定限制,非法堕胎的女性和医生仍面临刑责。前不久,美国德克萨斯州关于堕胎的新法律生效,波兰一名孕妇因为堕胎禁令未能及时终止妊娠而死亡。小说里过去经历事件的“我”和现在正在写作的“我”相互交织,电影中的故事叙事也模糊了背景和时间,一切仿佛“正发生”……

当事件变成写作

——从金狮奖获奖影片《正发生》说开去 □李琦